

## 冬至之至

陈蓉

日子行到岁末，便像一部翻至尾页的书。风里带着清冽的哨音，田野空旷，万物都敛了声息。就在天地一派清寒之时，冬至，悄然而“至”了。

这个“至”字，最是耐人寻味。它是“到来”，是北半球白昼短到了极处，黑夜长到了极处，寒冷，也仿佛到了极处。古人称之为“冬节”，又尊为“亚岁”。它起于汉代，盛于唐宋，绵延至今，那仪式感里包裹着的，是光阴的密码，是文化的体温。然而，这“至”更是“极致”，是物极必反的那个转折点。老话说：“冬至一阳生。”阴气盛到顶峰时，一丝微弱的阳气，已在地心深处悄然萌动。这真是中国人最古老的智慧：在最深处的黑暗里，看见光的种子；在最冷的尽头，触到暖的伊始。于是，民间便有了“数九”的兴致，从这天起，掰着手指，数着那九九八十一天盼头，仿佛数着数着，春天就会从指尖一步步走近。

因了这份“至极”与“新生”的交叠，古人对待冬至，便怀着一份近乎虔诚的庄重。《后汉书》里记载，这天百官不理政务，君子静心养身，举国

都要歇下来。远行的旅人，无论天南地北，都要在这一天之前赶回家中。“年终有所归宿”，这朴素的信念，让冬至成了一个比年节更不容置疑的、关于“回家”的号令。家，便是这人世风雪中，最先升起的那一缕阳气。

既回了家，仪式便落在了吃食上。“冬至大如年”，这吃，便也隆重地有了过年的气象。北方必是饺子，薄皮裹着鼓鼓的馅儿，像揣着一个饱满的承诺，热气蒸腾里，耳朵便不会冻掉，心更是暖的。而在江南，一碗糯白的汤圆在瓷碗里打着转，甜香氤氲，团团圆圆的寓意，全在这一口软糯之中了。客家人酿的冬酒，正可以开坛，那醇厚的香气，是时间沉淀下的暖意。潮汕的“冬节丸”，闽南的糯糕，名目虽异，心意相通。这哪里只是果腹呢？分明是借着食物的温暖与甜美，来安抚一年的辛劳，来庆祝家族此刻的完整。窗外的风再紧，屋里这口吃食下肚，寒意便被妥帖地挡在了门外。

农人最懂得这个节气的深意。冬至此，一年的稼穡才算真正画上句号。犁耙洗净了，高高挂起；仓廩

里堆着收成，心中便有了底。这便是“冬藏”了——藏起力气，藏起果实，也藏起希望。天地在休憩，人也在休憩。闲下来的时光，变得缓慢而珍贵。可以围着红泥小炉，煮一壶粗茶，看茶叶在沸水里舒展，如同缓缓打开的记忆。一家人盘点着今年的雨水与收成，也絮絮地商议着来年的种子与墒情。那话语是平淡的，火光映着平和的脸，这便是生活最扎实、最温暖的底子了。冬日的静，不是空无，而是丰盈的蓄积；此刻的闲，不是懈怠，是力量的蛰伏与酝酿。

所以说，冬至之“至”，是节气的抵达，是寒冷的顶点，更是温暖与生机的起点。它像长夜中点起的一盏灯，光虽微茫，却足以照亮回家的路，足以煨热团聚的心。它连接着远古的智慧与今时的烟火，告诉我们，如何在最寒冽的时光里，安静地围坐，用亲情与习俗，为自己蓄一团不灭的暖火。然后，怀着这团火，静静地等待那一声冰河解冻的春信。这或许，便是“冬至”留给我们，最深沉也最风雅 的启示。



## 冬天的歌

赵祖杰

冬风在蓝天里奔跑  
撕碎了云絮的轻纱  
落下的雪花轻飘  
和 风儿拥抱  
在枝头快乐嬉闹

大地裹紧  
厚厚的棉袄  
像一个沉睡巨人  
蜷缩在银毯的温暖襁褓  
静待晨晓

雪后的太阳  
露出金闪闪微笑  
屋檐下的冰棱  
似水晶闪耀  
一群小鸟立在枝头  
梳理着羽毛  
用歌声去唤醒  
冰封大地的春潮

## 冬至也风雅

彭晃

冬至，是一个传统节日，在以前很受重视，被当作一年中较大的节日来过，并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，这话里藏着一份对古老节令的敬重，也含着一缕冬日清寂而丰盈的风雅。

冬至的风雅，在古意盎然的别称里。古人叫它“南至”，是因太阳走到了最南边，从此便要北归了，像一位远游的君子，到了行程的转折处。也叫“短至”“长至”，一名说今日，一名说明日，今日短极而明日始长，简单的字眼，是光阴流转的辩证法，藏着否极泰来的希冀。最暖人心的，是唤它“亚岁”与“一阳生”。曹植说“亚岁迎祥”，是将它置于年节之侧；杜牧言“他乡正遇一阳生”，是于漂泊中感到

了地心那一点微阳的萌动。这些名字，是古人贴在冬日门楣上的雅致笺条，读着，寒气里便生出一丝丝暖意。

这风雅，更在诗词与习俗绘就的长卷里。想起宋人范成大的句子：“寒谷春生，熏叶气、玉筒吹谷。新阳后、便占新岁，吉云清穆。”词人笔下，冬至是欢愉的。亲朋围炉，温一壶酒，将岁末的失意都化入诗行与笑谈。冬至的风雅，还在于数九、画九等习俗。从冬至日起，一天一天地数，一笔一笔地画。画那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（风）”，九个字，每字九笔，一日添一笔，八十一笔填满，便是冰消雪融，桃花灼灼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最朴素的祈愿与风雅？以耐心，以期盼，以指尖的温暖，去丈量、去描画寒冷的深度，直至将它征服。

民间的智慧，则将这风雅凝练成朗朗上口的谚语。“冬至

西北风，来年干一春”，是农人对天时的揣摩；“冬至到，吃水饺”，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”，是俚俗里带着疼爱的风趣。这些话语，像冬日屋檐下挂着的冰凌，在阳光下闪着朴素的光，是生活本身沉淀出的韵律。

若说谚语是下里巴人的诗，那灯谜与对联，便是文人雅士在冬至日玩的智慧游戏。谜面“冬至盘点”，打一成语，谜底是“秋后算账”，令人会心一笑；谜面“秋后赶到”，谜底正是“冬至”，又需一番巧思。对联更见情致。传说有一联，上联“九龙岭下日日冬至”，说的是山下食铺每日热气蒸腾如过节；下联“六鳌海上夜夜元宵”，道的是海上渔火璀璨似元宵灯会。一山一海，一昼一夜，一冬至一元宵，对得工整，更对出了一片人间烟火的热闹与长夜航行的浪漫。还有一联：“冬至冬冬至，

每冬先寒节而至；月明月月明，按月以圆时愈明。”词句往复，如盘桓的节气，如渐盈的月轮，读来齿颊留香。

这一切风雅的底蕴，最终归于庄重的礼俗。古人于此日祭天祭祖，是对宇宙与源头的敬畏；拜师贺冬，是对文明与传承的礼赞。在南方，一碗甜润的冬至团，是团圆的信物；在北方，一盘饱满的水饺，是安然的慰藉。这些仪式与吃食，看似寻常，却如一条隐秘的脉络，连接着古与今，天与人，将家族的记忆、文化的香火，默默传递下来。

冬至之美，便在这“最是寒冬却望春”的关口上。它不张扬，却深沉；它极清简，却极丰厚。它让我们在一年至暗至寒的时刻，围聚起来，用诗词、用谚语、用谜联、用饮食、用古老的仪式，点亮一盏盏文化的灯火，抵御严寒，也照亮那条通向春天的、风雅的路。

